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五回 承撮合雙雕落翻 賣風流一姊傾心

十三嬌女，中酒渾無主。玉體橫陳芳豔吐，漏下剛三鼓。花房手自摩挲，多情婉告哥哥；伏乞憐奴嬌小，于歸緩渡銀河。憑欄獨起早，軒外殘花未掃。驀地情人先到了，這段姻緣偏巧。狂風驟雨草草，惹得波翻浪攪。

幾遍迂回，一番蹂躪，苦多甜少。

卻說笑官等從先生出門後，重整杯盤，再添餚饌。烏岱雲酒量既高，性尤狡猾，說道：「拘束了一會，此刻我們三人輪流豁拳，開懷暢飲，直吃到先生回來！」說罷，早與春才三四五八的亂豁起來。春才輸了六七拳，酒已半醉。笑官道：「兩人豁拳，不如三人抬轎。」便與岱雲串通。

春才接連吃了十數杯，不覺得已是手舞足蹈，鬧一個了不得。只見跟先生的人回來，述了先生的話。岱雲聽得要住幾天，即起身說道：「先生既不就回，我且回去。」笑官道：「又沒世嫂在家，慌什麼呢？」岱雲道：「趁著酒興下河走走，你愛頑就同我去。這揚幫、潮幫、銀硃街、珠光裏、沙面的大小花艇，都是我爹爹管的，老舉們見了我，不敢不奉承，要幾個就幾個。」笑官聽說，也頗高興，只因戀著馨姐，要想趁先生不在，再敘夜情，因說道：「我不去，怕先生知道。」岱雲道：「這個地方，先生做夢也不曉得的。只是你還年小，上不得鉗口，不要被他們嫖了去。」說一聲「少陪」，竟自去了。

春才道：「他方纔說什麼？」笑官細細的告訴了他。

春才說：「這陌生人有什麼好頑？我同你到裏頭去，與姐姐妹妹頑頑，難道不好？」笑官笑了一個死，說道：「此頑不是那頑。」春才道：「我偏不依，今天偏要同你進去頑！」便一把扯住笑官走。這吃醉的人有什麼輕重？笑官只得同他進去。

到了上房，喊道：「母親呢？」那史氏走來，見他東倒西歪的扭住笑官，忙喝道：「還不放手！你看大相公的衣服都弄纏了！」

春才道：「他不肯進來頑，我扯他進來的，我放了他，他就要溜了。」史氏道：「大相公這麼客氣！這裏同家中一樣，拘什麼呢。春兒放了手，你醉了。」春才道：「我不醉，我還要扯他到後邊去頑呢。快拿酒來，我們兄弟姊妹一塊兒頑。」這史氏真個叫丫頭備酒。笑官道：「伯母不要理他，再吃不下酒了。」

一頭說，已被春才扯了走。史氏一面吩咐拿酒菜到後樓，自己想道：「他們這麼相好，倒也很像郎舅，等他們四個孩子鬧去罷。」正是：

那識頑童如伏鼠，近來佳婿暗乘龍。

春才扯著笑官直至樓上，那姊妹二人正吃夜飯。春才嚷道：「快些拿酒菜上來！我們吃一夜，頑一夜。老蘇怪不肯來，拚命扯他來的。快些開了房門，不要又跑去！」姊妹二人連忙讓坐。素馨問道：「蘇兄弟，久不會面，為什麼呆了許多？」春才道：「他假斯文，我偏不許他斯文，快拿酒來吃。」兩姊妹正摸不著頭緒，只見丫頭已送上酒菜來，說道：「太太說，大相公已醉，大小姐做個主人，勸蘇相公吃杯罷。書房中夜飯不送去了。」又對春才說道：「太太說，相公少吃杯，吐了不好看。」春才道：「吐的便是狗！」素馨見是母親吩咐，便叫丫頭抹桌擺菜。

笑官坐下，素馨、春才也依次坐了。蕙若道：「我不會飲酒，我少陪蘇家哥哥罷。」春才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是你年小，是你刁獪，亂我號令。你不會飲酒？我看見你也吃過的！先罰一大杯！」說畢，扯蕙若坐下，斟了酒想要灌他。蕙若見他來得兇猛，忙說道：「哥哥不要灌我，吃了就是。」春才道：「眾人各乾了門面杯，聽我號令。」真個大家乾了。春才道：「我今天簇新學了一個令，你們都要聽我吩咐。」三人都應了。

春才左想右想，再想不出什麼令來，忽然把素馨姊妹一看，說道：「有了！你們兩個不是女兒麼！」眾人都笑將起來。春才道：「不許喧嘩！如今各說一句女兒怕、女兒喜，也要押個韻。

我是個令官，要老蘇先說。」笑官便說道：女兒怕，金蓮忽墜秋千架；女兒喜，菱花晨對看梳洗。

春才道：「不大明白，吃一杯。」笑官飲了。素馨說道：女兒怕，兩行花燭妝初卸；女兒喜，繡倦停針看燕子。

春才道：「花燭是最可喜的，反說可怕，不通不通，也吃一杯。」原來蕙若的才貌不減素馨，且是賦性幽閑，不比素馨放浪，自與笑官議親，父母雖則瞞他，卻已有三分知覺，往往躲避笑官。這日行令，看見姐姐風騷，早已紅暈香腮，因道：「我不懂什麼令，情願罰一大杯。」春才道：「你天天做詩寫字，怎麼不會令！要不說，吃十大杯！」即便斟一大杯酒。蕙若怕他用武，只得吃了，說道：

女兒怕，女伴更闌談鬼怪；女兒喜，妝臺側畔翻經史。

春才道：「第二句最惹厭的，吃一杯，聽我說。」蕙若又吃了酒。春才道：「女兒怕，肚裏私胎栲栳大。」又指著笑官道：「女兒喜，嫁個丈夫好像你。」

蕙若羞得低頭不語，素馨以足暗躡笑官。笑官說道：「這句不通。怎麼說像我，不說像你？也要罰一杯！」春才道：「我這尊容不如你，人家不喜歡的，你不相信問他兩個，還是愛我，還是愛你？」素馨道：「不要說混話，快吃酒罷。」蕙若量小，因灌了幾杯急酒，坐立不安，便要告退，春才扯住了，與他猜枚，又吃了三四杯，那裏還攔得住，早已躲進香房和衣睡倒。春才已有十分酒了，說道：「他年小，不經頑的，我們三個來罷。」這素馨與笑官是有心的，兩個定下機關，不上半個時辰，早灌得他如爛醉。妹子做了陳搏，阿兄也就做了陳扁，倒在炕上同化蝴蝶去了。笑官也裝酒醉，伏在桌上。素馨問丫頭道：「太太可曾睡麼？」丫頭道：「睡多時了，此時差不多三更盡。」素馨說：「你們扶蘇相公睡在炕上，各自去罷。」

他自己也便走進房中去了。這丫頭們扶笑官同春才睡在一炕，又拿一床被替他二人蓋好，都去睡了。

笑官酒在肚裏，事在心頭，聽得眾人睡著，把春才推了一推，又擰了一把，毫無知覺，便輕輕的起身，摸到素馨房中，素馨卻還挑燈靜坐。忙忙的兩相摟抱，解衣上床，恣情取樂。素馨摟著笑官道：「你我這般恩愛，要想個萬全之策纔好。」笑官道：「趁這幾天先生不在，我們還是軒中敘會罷。」素馨道：「天氣寒了，軒中只好日裏頭，晚上不便。」笑官道：「除了軒中，只有這裏，我卻不敢來。」素馨道：「也不怕甚的，就是我妹妹乖覺些，丫頭們懂得甚麼。我想一條計策在此，你可肯依？」笑官道：「我有什麼不依。」素馨道：「我姊妹二人，橫豎都是嫁你的。妹妹雖然年小，卻也有點知情，今晚趁他醉了，你去與她敘一敘。你看好下手呢便下手；不好下手呢，也只要同他睡一會，以後就不怕他礙眼了。」笑官道：「那個我不敢。」素馨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不要過於膽小。我先過去看看，他若醒了，我便替你對他說明；若還是醉的，我脫了他衣褲，任你去擺佈如何？」一頭說，披衣起來。笑官扯住他道：「姐姐，不要去罷，只怕他年幼。」素馨道：「你還沒有聘他，就這樣偏心護他，我前日難道不曾吃你的虧麼！」說畢，竟自去了。

看官聽說，那偷情的女兒，一經失足，便廉恥全無，往往百般獻媚，只要籠絡那野漢的心。素馨此計未免太狠。

他拿了燈臺，一直到妹子房裏，只見房門未關，燈火還是亮的。揭開帳子一看，蕙若朝外躺著，好像一朵經雨海棠，酣睡未醒。輕輕的扶他起來，替他脫下衣服。蕙若此刻正在酒濃時候，竟昏然不知。素馨扶他睡好，又細細端詳了一會，方纔蓋上衾褥。走到自己房裏，扯起笑官，說道：「已經安頓好了，由你自去。」那笑官還是害怕，素馨道：「不要膿包勢，他喊起來，有我在！此！」笑官真個一步一挨的走到那邊，掛上帳鉤，揭開錦被，好好的鑽進被中。一手勾住他的粉頸，一手將他上下撫摩，嫩乳菽發，嬌蕊葩含，細膩溫柔，令人神醉，又輕輕以小指探試下體，這蕙若雖然大醉，卻也隱隱有些疼痛，將身掉轉。笑官連忙縮手，

這只左手卻被蕙若壓住，將手一縮，蕙若早已驚醒。

見有人撲著他，這一驚不小，喊道：「姐姐快來！」便欲起來，奈身子還是軟的，動彈不得。

笑官恐怕聲張，被春才聽見，連忙放手，先坐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原是我該，只是我還未敢冒犯。」蕙若方知是笑官，說道：「你是讀書之人，怎好這般狂妄！我母親、哥哥請你在房吃酒，你怎麼就好欺負妹子？」笑官見他不喊，也就寬了一半心，說道：「因仰慕芳姿，無由致意，今日天賜奇緣，萬望妹妹俯就。」蕙若道：「婚姻之事，父母已有成議，于歸之日，小妹自然奉事閨房，所以昨日席間，小妹不敢回避。只是苟且之事寧死不從，別人知道，小妹要羞死了也。」笑官見他口角軟了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敢妄想，只是凍極了，求妹妹把被角賞我，略溫一溫，我就出去。」說罷，又鑽進被來。

蕙若原有一片憐念之心，因見他嚇極了，又赤著身子，苦苦哀求，只得由他鑽進，自己卻縮至裏床，摸著小衣，緊緊穿好。笑官得了好處，便慢慢的挨將攏來，雙手摟住，摩胸接脣，又扯他下邊褲子。蕙若嚇得心頭亂跳，又不好再喊，只得哀告道：「好哥哥，我們既為夫婦，怎敢不依你？只是我還年小，方纔睡著，憑哥哥捉弄。已經曉得的了，若必要如此，豈不要我疼死麼？望你忍耐一二年，可好麼？」笑官道：「妹妹說得是，我原是愛你，難道害你不成？好妹妹，你放開手，穿著褲子，憑我頑頑罷。」蕙若只得依他。

兩個摩挲了一會，蕙若催他起身，說：「恐怕姐姐曉得。」

笑官便將前後情形告訴了他，說：「今日此來，原是姐姐的主意。」蕙若道：「怪不得昨日行令，他暗暗踢你！若得如此，一發好了，你快那邊去罷，何必苦苦纏我！我家哥哥是看來不到天明不醒的。」笑官真個依他，原到素馨房裏。

素馨因恐怕笑官造次、妹子聲揚，披衣坐等。只聽得妹子喊了一聲，後來不見響亮，知道有幾分妥當，正欲解衣安睡，未免醋意新添。卻好笑官又來，把方纔的情景告訴一遍，又說道：「如今是令妹央我來的，又是替令妹，又是謝媒人，只得又要如此。」魚水重歡，兩情倍洽。素馨道：「梁園雖好，非久戀之鄉。你須要睡在炕上，天明方好遮人眼目。」于是替他穿好衣服，來到中間，那春才還是鼻息如雷，喃喃囁語。笑官熬戰了一夜，也就力倦神疲，倒頭睡下。這素馨把兩邊房門關上，然後安睡。

再說史氏是個粗人，晚上飲酒之時，只防他們酒後吵鬧，到樓下聽了一會，卻見他們歡然聚飲，便喜歡起來，因吩咐丫頭照應，自己先去睡了。一早起來，便到後樓看視，丫頭們還未起身，自己走上樓來。只見桌上杯盤狼藉，當中榻上，笑官和衣睡倒，春才卻枕著笑官的腿，一床被歪在半邊，忙喚丫頭們起來收拾家夥，自己將被替他兩人蓋好。走到素馨房中，房門卻是閉上的。素馨聽得母親腳步，忙披衣下床，開了房門，說道：「母親起得恁早。」史氏道：「也不很早了。你們昨日鬧到什麼時候？」素馨道：「差不多有四更。我們姊妹先睡了，他兩個還鬧了一會。」史氏道：「妹子年小，你該曉得的，你們姊妹兩個何不並做一房，讓一個房與他們睡？你看，睡在這冷炕上，怕不凍壞了身子？自己兄弟也罷了，人家孩子是愛惜的。」

素馨道：「昨日酒醉，一時失于檢點。」史氏道：「也忒不留心。」說罷，下樓叫人做醒酒湯伺候。

素馨暗暗的好笑，一面梳洗。不多時，他兩人都醒來，蕙若也曉妝完了。各人相見，蕙若那種羞澀之態，更覺可愛可憐。春才道：「昨日很吃得暢快，我們今天還要照舊哩。」素馨道：「天天這樣鬧，不要醉死了幾個？方纔母親來了，你還不看看母親去。」笑官道：「真個麼？我竟不知道。我們兩個一同去罷。」正是：

開門揖盜虧癡舅，詐酒佯瘋謝岳娘。

這李匠山在廣糧署住了五天，笑官整整的狂了五夜天。暗約先生來時，原在軒中敘。這日匠山到了，正好嬌鳥投籠，老馬伏櫪，一個個整頓精神，留心書本，惟有笑官心猿既放，意馬難收，終日神昏智亂。況且按連幾夜，既竭精力，又冒風寒，那柔脆的骨頭怎禁這番磨刮？不覺得了發熱惡寒、頭疼身痛的症候。匠山著蘇邦回去稟過萬魁，忙進城延醫看治，請了一位王大夫前來看脈。這醫生診了脈息，略問根由，來到書房。匠山請他坐下，醫生道：「世兄此症，因風寒感冒，加以書史勞神，致成外感內傷之症。幸喜病根還淺，年紀還輕，不難救治。況秋分時節，不是正傷症。如今先為疏散，待外邪既解，再補脾腎兩經，就無事了。」匠山道：「那全仗高明。」醫生援筆寫了一方：

羌活一錢半、防風一錢、生地一錢、川芎一錢、蒼朮一錢、半黃芩一錢、白芷一錢、甘草八分、細辛五分、加薑一大片、大棗四枚。

寫畢，送與匠山觀看。匠山道：「沖和湯乃四時感冒之要藥，先生高見，一定不差。」王醫生道：「還祈老先生酌定，晚生告退了。」匠山送了出去。笑官服藥之後，出了一身汗，這病也就輕了許多。到第三日，王醫生又來看脈，寫醫案云：

外感漸除，脈空浮而無力，治宜調衛養營。人參三錢、當歸二錢、黃耆三錢、炙熟地三錢、川芎一錢、柴胡八分、陳皮八分、臺朮二錢，土炒、破故紙三錢、茯神三錢、炙草五分、細辛五分、加大棗二枚、蓮子七枚；服五劑。

再說溫素馨自與笑官連夜歡娛，芳情既暢，欲火難禁。自從先生到來，至園中走了四五遭，並不見笑官影子，春才又不見進來，日間只與妹子閑談，晚上卻難安眠。挑燈靜坐，細想前情，想到一段綢繆，則香津頻乾；想到此時寂寞，則珠淚雙拋。輾轉無聊，只得拿一本閑書消遣，順手拈來，卻是一本《濃情快史》。從頭細看，因見六郎與媚娘初會情形，又見太後乍幸赦曹的故事，想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奇事。一樣的男人，怎麼有這等出格的人道？前日我與蘇郎初次，也就著實難當，若像赦曹之物，一發不知怎樣了。這都是做小說的附會之談，不可全信。」心上如此想，那一種炎炎欲火早已十丈高升，怎生按捺得住？奈閨閣深沉，再無別法，只得打定主意，明日到園中靜候笑官，以會歡會。正是：

個中消息誰堪訴，只有芳心暗自知。

話說那烏岱雲的父親必元，乃江西臨江府人氏，住樟樹鎮上。本無經紀，冒充牙行，侍著自己的狡猾，欺壓平民，把持商賈，掙下一股家私，遂充了清江縣的書辦。

緣吏員進京謀幹，榮授未入流之職，分發廣東，又使了幾百元花邊，得授番禺縣河泊所官，管著河下幾十花艇，收他花粉之稅。無奈土妓滿河，這幾根銅扁簪，供不得老爺的號件；幾雙臭裏腳，當不得大叔的門包。這烏老爺也就可憐極了，然這個缺，銀錢雖賺不多，若要幾個老舉當差，卻還是一呼而就的。烏必元妻子歸氏，生了一子一女，已是四十外歲的人了。

于是，吩咐老鴇，挑選四名少年老舉，時時更換，只說伏侍夫人小姐，其實自己受用。

必元得了這個美任，吃著燒酒，擁著嬌娃，夜夜而伐之，好的便多留幾時。內中有個阿錢，年方十六，色藝過人，並曉得許多閨房媚術，必元最得意他。只是四十多歲的人，精力有限。那阿錢雖教導他春方秘訣，那扶強不扶弱的藥物，也不很靈，更兼阿錢這個千錘百煉的爐鼎，赤金也要銷化，何況銀樣鐵槍頭，漸漸的應酬不來。幸喜得乃父雖是個毬囊，令郎卻可稱跨灶，這「有事弟子服其勞」一句，岱雲讀得很熟，自與阿錢打得火一般的熱，飴一般的粘。一日，被必元撞破，醋瓶倒翻，每人打了一頓，將阿錢攆出另換。因思兒子在家，終不妥貼，緣與溫商交好，故送他來讀書。但是，岱雲常時要到家中。阿錢雖然攆去，後來者未必不如阿錢，又受了阿錢的教訓，養得好好的龜，這些女子，那個不愛此一員戰將。

這日在溫家讀書，因萬魁來探望先生，並看笑官的病，適值溫商在家，備酒相待。岱雲至後園解手，因見折桂軒旁，菊花尚盛，賞玩了一番。隱隱聽見有人歎氣，想道：「這裏通著內閣，斷沒有外人到此。久聞春才有個同年姐姐，我向來有意求婚，只怕他同春才一樣相貌，所以尚未啟口。今日且去看看，可就是他？」便向軒前走來。遠遠的望見一個佳人，坐在榻上，低頭若有所思。岱雲魄蕩魂飛，想道：「天下有這般美貌女子！今日天假其緣，斷斷不可放過！」忙走近前來。

原來素馨靜守笑官，正懷著一腔春意，聽得有人走進，認是笑官，抬頭一看，卻吃了一驚。那岱雲是莽撞之人，只叫得一聲：「小姐！」便搶步上前，雙關抱住。素馨著了急，喊道：「什麼野人，敢這等無禮！」岱雲道：「我姓烏，天天在你家讀書的。今日遇見小姐，正是奇緣。這裏無人到來，就喊也不中用。」一頭說，已將素馨攆在榻上，將口對著櫻桃，以舌送進，就如渴龍取

水，攪得素馨津唾汨汨，身體酥麻；一手便扯他裙帶。原來素馨向與笑官歡會，單繫上裙帶，不用褲帶的。

岱雲只一扯，早已裙褲齊下，便思衝鋒陷陣。那素馨本不願依，因被緊緊攙住，無可脫身，將眼偷偷瞧他這東西，一發驚得魂不附體，暗想道：「今番我是死了！」將身子亂扭，兩隻小足亂舞，哀告道：「好鳥世兄，饒了我罷。」岱雲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自有法。」看官聽說，素馨性本淫蕩，也便放了手，由他試試。素馨支持了一會，苦盡甘來，覺得津津有味，比笑官大不相同。慢慢的兩手攏來，將他抱住，岱雲樂極情濃，早見淮河放閘，只道是打頭一個破瓜，那知步了笑官的後塵，畢竟有積薪之歎，岱雲扶了素馨起來，替他穿好衣褲。素馨卻動彈不得，岱雲輕輕抱置膝上，溫存一番，再訂後期，素馨自然應允。

岱雲去了，素馨坐了一刻，方纔緩步回房。只覺得精神疲倦，躺在床上，像癱化的一般，想道：「果然有此妙境。他面貌雖不如蘇郎，若嫁了他，倒是一生適意，況且前日夢中原有此說。今趁蘇郎不知，叫他先來下聘，我妹子嫁蘇郎，我也不算薄情了。」念頭一轉，早把從前笑官一番恩愛，付之東流。

明早岱雲重至園中，素馨已實能容之，岱雲則不遺餘力。你貪我愛，信誓重重。岱雲因請假至家，告知乃父。

必元是勢力之徒，與富翁結親，希圖陪嫁，忙湊了一位鹽政廳呂公作伐。老溫一諾無辭，訂于十月十八日行聘。

下回再敘。